

■工友情怀

# 老陈师傅

□赵闻迪 文/图

老陈师傅原是我们部门的一名临时工，上班第一天我就对他印象深刻。

那是个大雪纷飞、呵气成霜的清早，一位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的中年人独自清扫办公楼前空地上的积雪和纸屑杂物，用力挥舞着一人高的大扫把，“唰！唰！唰！”，很快就清理出一大块干净地面来。背阴的地方积雪冻实了，扫不掉，他就蹲在地上攥着铁铲一点一点铲掉，头上冒着热气，脸上流着汗，飞溅的冰屑和泥点子溅到他身上、脸上顾不上擦一把。那全神贯注投入劳动的样子打动了

我，我知道他就是老陈师傅。听同事说，十多年前老陈师傅就来到部门里干临时工，主要管保洁兼打杂。他很勤快，每天都早早上班，一到部门就搞卫生，扫完办公楼扫院子，扫完院子整理花坛，干完了又去整理备品备件仓库，帮着上货、下货、摆放，一时半刻都闲不住。后来又在仓库周围的荒地上建了一个菜园子，种些辣椒丝瓜蒜



苗什么的，打理得葱茏茂盛，谁去要他都给人家摘上一大捧，特别热情。

老陈师傅不但勤快、热情、豪爽、眼里有活儿，而且非常好学，他利用休息时间跑到机修铆焊车间学技术、跑到除灰运行车间学维护，买来专业书籍自学，坚持不懈，天长日久成为一名要

下带着七八个徒弟的“老”师傅，连检修队长都佩服。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夏天，连续五十多天的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我每天到岗算是够早的了，老陈师傅比我还早，已经在现场维护设备了，那时太阳还没出来，干着干着活，太阳就一点点升起来了，朝霞勾勒出他劳动的剪影，朝阳照得他脸上的

汗珠金光熠熠，那情景，让我发自内心觉得美。

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他就在作业现场吃盒饭，劳动了一整个上午显然饿坏了，常常接过盒饭拿起筷子席地一坐就狼吞虎咽起来。我注意到他的工具整整齐齐摆放在一块干净的皮垫子上，擦得锃亮，作业现场也打扫得很干净。

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一次夜班，我去取样品，路过作业现场时看到老陈师傅背着工具箱站在那里，他微微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夜幕下隆隆运行的发电机组，眉宇舒展，眼睛明亮，全神贯注。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灿烂星空下并排的四台发电机组灯火辉煌，璀璨如四颗夜明珠，美不胜收。我心里也升腾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感动来。

《新劳动法》颁布后老陈师傅顺利实现了同工同酬、有了退休金，干活更加有劲儿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家吴伯萧在《记一辆纺车》中热情赞美劳动：“用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在思想上认识到‘劳动本身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为集体，才是真正的幸福。”老陈师傅不一定看过这篇文章，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劳动”的美好和深意。



■青春岁月

## 我曾经是个纺织女工

□高延萍 文/图

还是在我上初中时，当我从电影中看到那些漂亮的女纺织工人们戴着雪白帽子，穿着雪白围裙在纺织机前来回穿梭，灵巧的双手上下飞舞时，心里就十分羡慕她们，也梦想着长大后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我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纺织女工，每天穿着我向往的雪白围裙，戴着雪白的帽子，再衬上我喜爱的红花衬衣，像一只快乐的燕子在织布机前来回穿梭。

那时的织布机还是半自动，一个人要操作四合布机，一接班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要不停地在几台布机前后巡回检查，刚开始时还是自己换梭子，机器也经常出现故障，断头率高。一个班下来，一个挡车工相当于步行了几十里路。特别是上夜班，每到天快亮时就坚持不了了，眼皮困得直打架，一合眼站着就能睡着，这时我就用嚼干辣椒的方法驱散睡魔。尽管一开始就尝到了做一名挡车工的辛苦，但我的精神上还是快乐的，每当和一帮姐妹们下了班走出厂门时，都是一路欢歌笑语。

进纺织厂不久，当我听说车间里有个姓马的女工曾创造了万米无疵布的成绩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有一个姓方的女工练“单打结”可以每分钟结五十多个结头，创造了“单打结”最高纪录，被评为劳动模范后，心里十分崇拜她们，暗暗给自己鼓劲，也想争当模范和先进。

为了也能织出万米无疵布，我认真巡回检查每一台布机，不放过一个小小的疵点。别人都下班了，我还要查看我这个班织的布有没有不合格的产品。一次，发现了有一尺布的跳纱，我很着急，当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把这一尺布的疵点处理好了才下班。那时的车间是没有空调的，在酷热的夏天只有排风扇，因为高温的原因，不停地断纱，我怕织出疵品布，着急得直掉泪，加上又热又累，不知不觉昏倒在机器旁……

当上纺织女工的第一年我就被评为厂里的先进。那时的我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的风采，充满了一个纺织女工的自豪感。

■家庭相册

## 桔子糖

□秦涓淼 文/图



他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但是喜欢吃桔子糖。不爱学习，逃课、打架是常有的事，每次被老师请过家长之后，在煤矿上当矿工的爸爸都会从口袋里摸出一粒他最爱的桔子糖给他吃。

那时候，家里穷，姐姐哥哥还有他，三个孩子上学，妈妈长年生病没有工作，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下井挖煤，养活全家。

他不懂事，不知道争气，也不知道爸爸的辛苦，那时候爸爸的工资只有四十元钱，这一点钱供全家的吃喝拉撒，上学的、吃药的、穿衣戴帽的、人情往来的，经济的拮据是显而易见的。为此，爸爸从不少下一个井，下井又总是谨慎又谨慎，因为背负着一家人命运的爸爸输不起，不能有一点闪失。可是，爸爸的这些苦与难，他全不知晓，全不懂得，他仍然任性如小野马。

每次班里请家长的都有他。每次爸爸也都会在带他回家的路上，给他一粒桔子糖。所有的老师都把他当垃圾的时候，他的爸爸还能给他宝贝的桔子糖——他塌着的小腰板，渐渐挺起来。他想，我总归是好的，不然爸爸怎么这样爱我，这样把舍不得给哥哥姐姐吃的桔子糖全给我吃，妈妈吃药那么苦，爸爸也没给过妈妈桔子糖——想到这儿，他把含进嘴里的桔子糖给吐了出来，拿出收藏在口袋里的透明糖纸，轻轻给裹了起来。他要拿给妈妈，让她吃完了中药沾沾嘴巴，让妈妈也尝一下甜腻的滋味。

他撒下爸爸，飞快地跑回家，把桔子糖放进妈妈的手心里，说，妈妈，你吃吧，这样药

就不苦了。妈妈看着他，呆呆地，抚着他的乱蓬蓬的头发说，孩子，你什么时候能别再请家长，妈妈才是真的比吃桔子糖还甜呀！他一愣怔，脸红了……

再去上学的时候，想起爸爸给他的桔子糖，想起妈妈对他说的话，拔腿他就会往教室跑，他终于不再逃课，上课渐渐能听懂，他也不再胡跑乱折腾了，会按时完成作业了——可过了半年，他又被请家长了！这一次，是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戴上一朵大红花，原来，史无前例地，他考了班里的第一名！

回家路上，爸爸又从口袋里摸出他爱吃的桔子糖，他却推说在换牙，老师说不能吃糖，要保护牙齿。然后，他把剥开的桔子糖放进爸爸的嘴巴里——爸爸又高兴又激动，呜啦啦说不出话来。

那一晚爸爸是夜班，矿井下出现塌方，同班的八个人都没能再升井……

多少年后，他长到父亲的年纪，理解到父亲的艰辛与不易，他也在矿上，做管理工作，每每下井的时候，走在黑暗的巷道里，他常常会想起父亲，想起爸爸当年曾经给过他的那些桔子糖，他感觉到自己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在爸爸生前最后的时光里，回报给一生都穷苦的爸爸，一粒桔子糖——那一粒桔子糖，是作为人子的他，行走在人世的一粒小小的安慰，微不足道，却是自己甜与爱的源泉。

在矿井深处，他与父亲相遇，心上含着一粒桔子糖——是爸爸对他的爱与宽容，他今生难舍的一份甜与痛。

■图片故事



## 纺车织就的母爱

□阎友新 文/图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人生坎坷，我想我应该属于一个四处漂泊的游子，母爱和乡愁似一把心锁，锁住的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保存着这样一张“纺车与母亲”的拓片，转动的纺车经慈母用棉线织就的老粗布伴我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苦涩岁月，愚昧的我竟然认为土得掉渣的老粗布没有的确良滑顺，没有马海毛富有质感，没有皮革富贵……善良的母亲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挑灯夜战三个月，编织了两匹老粗布，换来了三尺的确良，做了一件令人羡慕的白衬衣——这是一桩深埋在心头亏本的交易，我不愿提及，却始终无法忘怀，这到底令我对母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忘不了母亲，忘不了摇动纺车的身影，更忘不了那一两声沙哑的咳嗽声……吱吱吱的织布声

伴我入眠，伴我从睡梦中醒来，不知疲倦的母亲让我感激万千。

独在异乡为异客，常思母亲忆亲情。人到中年的我，对母亲的敬畏可谓愈久弥坚。花甲的母亲，满脸的沧桑与憔悴，让人心酸，不忍直视。

慢慢地，母亲老了，像一棵随时可能被风卷走的老树，可母爱是常青的，对着随身携带的全家福，望着照片中饱经风霜的善良的母亲，想起纺车，想起夜阑人静还在摇动纺车的母亲，我泪如泉涌，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古人尚晓为母亲暖被，而我，还不曾为母亲做过什么。

母亲是一道永恒亮丽的风景线，我忘不了老粗布、忘不了织造老粗布的母亲。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妈，我想你！”

想念母亲。怀念母亲织就的老粗布为我挡御风寒的童年……